日本澳入瀨溪流秋景 李菲攝

釋「先生」

魏泉琪

文史叢譚

「先生」一詞，古時單稱「先」或「生」。《偶然錄》載：「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按**：叔孫像複姓）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註：「先」猶言先生。又，宦者稱人，類無「生」字；三吳稱人，類無「先」字。大概單稱「先」或「生」有點彆扭，後來便廢而不用，合稱爲「先生」了。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先生」一詞涵蓋的對象特廣。《論語・爲政》說：「有酒食，先生饌。」註解說：「先生，父兄也。」這裡的「先生」有先於己而生的意思。白譯的意思是：有酒餚，得先孝敬父兄。《孟子》說：「先生何爲出此言也？」這裡的「先生」是指長輩而有學問的人。到了戰國時代，《國策》記載：「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同書又有「先生坐，何至於此？」又如《孟子》載：「先生將何之？」這裡引文中的三處「先生」均是稱呼有德行的長輩。還有古代許多教授學徒的人也往往自稱先生或被門徒稱爲先生，如「潁川先生」、「明道先生」、「于越先生」等等。唐代詩人胡曾的《南陽》、《彭澤》、《圮橋》諸詩中，將有德望者如諸葛亮、陶淵明、黃石公等稱作先生。清人黃宗羲說：「先生爲先醒，爲『有文名者』。」這似乎是對先生的總結了。

到了漢代，「先生」一詞有加上「老」字的。如司馬遷《史記・屈賈列傳》：「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賈誼當時是小青年，故稱長輩爲老先生。至於清初，稱相國爲老先生，到了乾隆以後，官場中已少用老先生這個稱呼。不過，宋代熙寧、元豐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司馬光）必曰「老先生」。辛亥革命後，老先生這個稱呼又盛行起來了。

第一個用「先生」稱呼老師的，始見於《曲禮》：「從於先生，不越禮而與人言。」（**按**：先生，老人教學者。）今稱教師爲「先生」，也是這個意思。《水滸傳》第十四回寫雷橫與劉唐打鬥，吳用出來勸架，書中介紹道：「這秀才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吳用是小學教員，又是秀才出身，當然該稱「先生」，所以，第十五回吳用游說三阮加入智取生辰綱活動，阮小二稱他爲「先生」，第十六回七星聚義，衆人也稱吳用爲「秀士先生」、「加亮先生」。《水滸傳》中被稱爲「先生」的除了吳用，還有一位是入雲龍公孫勝。原來在宋代，先生這個稱呼，也有稱道士的。如《水滸傳》第十五回：「祇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古得古怪。」那個道人先生便是公孫勝。公孫勝道號一清，所以有時又稱他爲一清先生。

「先生」有時也被用作諷刺那些滑稽可笑，不值仿傚或不堪一提的人。歷史上的「東郭先生」、「南郭先生」以及「道學先生」、「陰陽先生」、「算命先生」、「測字先生」之類，都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不過，「先生」大抵是褒稱。毛澤東稱徐特立、李鼎銘爲「先生」是比較「同志」之類，格外含有一些敬而且親之意。現在很多知識婦女稱自己或女友的戀人和愛人爲「先生」，飽含尊意。不過，有一點我至今沒搞明白，直稱女性爲先生（如冰心先生、楊絳先生），不知始於何時？

美女養眼指數與幸福指數

流沙

如是我見

天下美女在成都，成都美女在春熙路。「到了北京嫌官小，到了廣州嫌錢少，到了成都後悔結婚太早。」如果你到四川旅遊，導遊會「油腔滑調」地作這樣的介紹。成都春熙路的美女到底有多美？美女給當地經濟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成都市錦江區政府組織、專業調查公司調查春熙路的「美女養眼指數」，並且還要向公衆發布。

這眞的太有趣了。

有人說政府搞這樣的「指數」不成體統，不倫不類；有人說政府這樣做能招商引資，提高城市美譽度。這樣的觀點交鋒，各說各有理，也十分有趣。

我在這裡表個態，我喜歡這個「美女養眼指數」。如果這是民間行爲，我會一笑了之，就是因爲這是政府行爲，我歡喜煞了，眞的覺得成都錦江區的官員們太可愛了。原來，印象中的老氣橫秋、官話套話一大堆的官員們，也關注起美女，而且上升到經濟發展的層面，這種「不倫不類」裡面，蘊含着思想大解放的基因，蘊含着社會大環境的巨大變遷，也蘊含着民生幸福的訴求。以前我們覺得政府是一個機器，冰冷冰冷的，按部就班的，現在看來，政府也是有溫度的，是一台具有人性化的機器，它正越來越接近民生。

幾十年前，我們國家有過一段「男女不分」的年代，女人不愛紅裝愛武裝。女人本來是這個世界中的最美，就像大自然中的花兒。如果所有女人不穿裙子、不留長髮，不描口紅……把女性之美掩藏起來，盡量男性化，政治化，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談民生的幸福是一種奢侈。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國家的女人美不美麗，張不張揚，既是政治文明的一種衡量標誌，也是社會民衆幸福生活的衡量標誌。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國當時政治氣候不明朗，許多外商對投資中國處於觀望之中。但當年五十六歲的香港富商霍英東卻提議，由他出資一千三百五十萬美元，廣東方面提供三千六百三十一萬美元貸款，在廣州建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這是建國後第一家內地與香港合資的五星級酒店。霍英東爲什麼敢在政治氣候不明朗的情況下投巨資建賓館呢？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潑水節——生命讚歌》，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摘自《現代青年》「歷史中的細節」一文）

一個裸體的女人讓霍英東看到了當年的政治氣候，作出重大投資商定。「春江水暖鴨先知」，其實，女人的衣飾漂不漂亮，打扮美不美，幾乎可以等同於女人所在的那個國家的社會環境寬不寬鬆，人民幸不幸福。

現在，大街小巷、商場報亭等等，或張貼，或噴繪，或懸掛着各種美麗的女人，清純的、嬌麗的、妖艷的、性感的……看到這麼多的漂亮女人出現在民衆面前，會讓每個人覺得心安，覺得這個社會是可愛的，也是正常的。假如有一天，這些「美麗女人」一夜之間消失，你其實可以想像，這意味着什麼？

成都市錦江區的官員搗騰出一個「美女養眼指數」，這是一種進步，這種進步在多年前是根本不能想像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感知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腳步已經走到了哪裡，可以聆聽到社會那顆巨大心臟律動的聲音。我看到，社會的窗口已經打開，陽光正在鋪灑進來，每個人的臉不再是同一種表情。

一碗擔仔麵

鄧小秋

人與事

有一次，陳水扁到台塑集團的工業區參觀，由王永慶陪同接待。參觀結束，留下共餐。工廠的餐廳，便送上每人一碗擔仔麵，給大家充飢。在擔仔麵上，僅配有半隻鹵蛋。當時，王永慶問那半隻鹵蛋的價錢，還覺得太貴了。要知道，這可是台灣的著名富豪，在招待當時台灣當局的最高領導者的「宴請」啊！這樣的款待，要是在大陸的話，那簡直純屬「天方夜譚」，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在大陸，即使是最小的村官，迎來送往，招待來賓，恐怕也決不會這樣「小器」的吧？如果是民營企業家，接待官方人士，那更是要愼重其事，安排高檔酒宴。以免招待不周，得罪貴賓，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其實，王永慶拿一碗擔仔麵招待陳水扁，並無不敬之意。也並非矯情，做給旁人看的。而是他素性節儉，習慣成了自然。既是工作來往，就沒有必要在吃吃喝喝中多下工夫。這在西方國家，已然成爲常例，公事公辦，無需酒席應酬。誰要請客，就請自掏腰包。納稅人對政府的支出，把關很嚴，是不會容忍公僕們天天花天酒地的去大吃大喝的。

然而，在中國內地的官場，公款吃喝，卻已經成爲頑疾。多少年來，中央不知發了多少「紅頭文件」，施用多少方法，採取「四菜一湯」、「三菜一湯」等各種措施，卻一直收效甚微，就是管不住一張嘴巴。每年的公款吃喝，總要吃掉幾個三峽大壩。計算起來，的確是個很可怕的天文數字。這是多少年來人盡皆知的弊病，可就是直到如今，情況依然如故，難有改觀。

在當前全球的金融海嘯影響下，內地的經濟狀況也不容樂觀。我想，倒是正好乘此時機，請中央下個決心，大力削減政府的支出成本，首先就從公款吃喝開刀。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形成一個決議，今後官方接待，就拿王永慶接待陳水扁的一碗擔仔麵的標準作爲參照，等到一年下來，看看究竟能爲國家節約多少行政經費？如果能將這些費用，用在醫藥、教育、衛生等民生方面，那有多好？

日本憶屑

蓬生

域外漫筆

一

應日本朋友之邀，我訪問了這個早欲親眼一睹，與我們曾經有着許多恩怨的，卻又永難割斷相互緣分的十分特殊的國家。說實在話，此行我有一個想法，也許在大多數人看來並沒有什麼新意，那就是能實地感受一下我們之間文化上的關聯性和相似性，或者說源遠流長的聯繫。這自然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了。

一踏上日本國土，便處處可見日文裡充斥了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漢字，大街上許多商舖的店名，乾脆全部用漢字，東京最大的電器購物商場——秋葉原，招牌上三個橙黃色大字那麼惹人注目，毫不含糊的三個方塊漢字，讓你心中頓生親切之感。且不說古都奈良，那裡至今還有朱雀門、朱雀大道，這種地名在中國古代京城早已有之，唐詩名篇中的「朱雀橋邊野草花」，我們可說爛熟於口；也不必說古老的京都，現在還保留洛東、洛南、洛西、洛北、洛中的地名，它們當初設計均模仿中國古代的洛陽、長安；就說極其美麗別致的旅遊小鎭淺草，其地名也極可能來自白居易一首詩《錢塘湖東行》的「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當我問日本朋友你知道淺草這名字的來歷嗎？他們搖搖頭。我把我的想法告訴對方，他們恍然而悟地連聲說：很可能！很可能！

那天晚上，日方朋友送我乘出租車回所住的新大谷飯店，當司機知道我來自北京時，他突然高興異常地說：他太愛讀中國的唐詩了，尤其喜愛李白、白居易的詩，很多詩他可以背誦，他說他讀《長恨歌》時，感動得都流淚了！這使我有些吃驚，對唐詩痴迷如斯，這樣的人在我們當下中國都難找吧！我們下車離去了，他還遠遠地揮手呢。這時，我竟有些莫名其妙卻似乎又很自然地想起李白的詩：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二

我在日本使館工作過的同事曾告訴我，到日本去要做三件事——看富士山，吃日本料理，泡溫泉。不過，我要給他加上一件：如有可能，賞賞櫻花。看富士山，是的，首先看富士山，它是日本的一種象徵性標誌，神聖的圖騰，到日本不一觀富士山，恐怕是遺憾的。看富士山，要到箱根，從東京到那裡也就百餘公里，但是，要乘快車，換慢車，坐登山電車，轉空中纜車，最後乘船，換來倒去，要用三四個小時，才能到達最佳位置。途中經過一處叫大涌谷的地方，這是個著名的火山口，溫泉噴發，有濃濃氣味的硫化物，把雞蛋放在溫泉中很快可以煮熟，黑乎乎的，日本人叫它「黑玉子」，他們售賣給觀光客，還配搭上一小袋鹽，可蘸着吃。據稱吃一枚，可增壽七年，我們當然毫不猶豫掏錢買了幾個，吃得很起勁，延年益壽，求之不得呢，味道倒沒什麼特別的。在大涌谷就可以隱隱約約看到富士山，而到極負盛名的蘆之湖一帶觀看富士山就更清晰了。

富士山啊，你是日本大和民族的神山啊，你又叫「不死山」，因爲日語中「富士」和「不盡」、「不死」等發音相同，只見山頭上雲遮霧繞，彷彿仙風道骨的皓首老人。這裡，湖光山色林木絕頂幽麗。我們一行三人在蘆之湖畔的一家小餐館吃午後飯，每人一盤精美而清爽的飯菜，其中有烤鱒魚，味道格外鮮美。我無意中忽然發現這餐館的老闆，一個中年瘦削的男子，十分溫文爾雅，完全不像一般的生意人。我便幾分好奇地與他搭訕起來，果然不出所料，他是個攝影家，專門拍攝富士山、蘆之湖一帶的自然風光，他開設了一個攝影藝術館。這個位於湖畔的小餐館，於他而言，既是接觸自然、深入生活的一個立足之處，又可藉此得到一點經濟收益，爲其藝術創作提供一定的經濟保障。

三

日本料理對我並不陌生，而這次到日本去，有機會品嘗了各色各樣的日本料理，使我對其增加了更多了解。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日本人對飲食實在太考究，把吃飯不但當作物質享受，就是說不僅僅是一般的吃飽吃好而已，而且當作一種藝術來欣賞。自古以來，日本料理就強調「五味五色五法」。五味即：甜酸辣苦鹹。五色即：白黃紅青黑。五法即：生煮烤炸蒸，這裡，生爲首，日本人多喜食生冷的食物，據稱日本人屬陰性體質，相反，如果喜食熱熟食物，這種人屬陽性體質。總的來看，日本料理的基本特點就是加工精細，量少質高，講究色彩的配搭和擺放的藝術化，往往產生令食者賞心悅目的效果。正因爲每樣食品量小，要吃飽，當然種類就多。這樣，一頓好的料理吃下來，很精巧的「迷你」式杯碗碟盞滿滿當當的擺了一桌，可謂琳瑯滿目。

我們的傳統飲食文化也很注重色香味，但在色的方面，或者說在視覺效果的考究方面，我們的普通人家恐怕就遠遠比不上日本人了。我們也許覺得他們小裡小器，不必要的繁瑣，過於注重形式，其實這是他們習以爲常的生活方式，覺得很自然，多少年來，就是這樣，他們不怕麻煩，盡可能的講究。我在東京看到老字號名店裡售賣的醃製的蘿蔔，他們稱作「漬品」，密封在塑料袋裡，那蘿蔔的個頭都特大，圓滾滾的，醃製後變得晶瑩剔透，猶如無瑕的美玉，好看得很。你一開始絕對想不到它是大蘿蔔，那簡直是可供賞玩的藝術品。日本朋友送我一袋，帶回來品嘗，其味奇佳，鹹甜適中，讓你回味無窮。聽說這種「漬品」製作非常考究，精選的蘿蔔，也有其他瓜果，放在米酒裡，加入一定比例的食鹽、砂糖、酸料等等，壓上石頭，醃製的時間短則幾個月，長則一年。據日本朋友告知，一家叫作秋本食品株式會社的「漬品」最有名氣。

四

日本人很愛乾淨，注意清潔衛生，尤其體現在維持良好的自然及生活環境上。凡是去過日本的人們，無不產生這樣深刻難忘的印象。城市裡不必說，雖然人多車多，但街道上幾乎一塵不染，即使在農村，甚至於很偏僻的地方，也都是利利落落，清爽潔淨，讓人感覺很舒心。我去了一些鄉村，還到了嵐山一帶的山區，往往可見清亮亮的小河及精緻的小木橋，我每次走上橋，總不禁用手撫摸那些橋欄，都是滑溜溜的，竟然一點塵土都沒有，這讓我十分驚訝。這固然與日本終年潮潤的氣候有關，很難出現塵土飛揚的景象，恐怕更重要的是人們自覺地保護環境。我在東京、大阪、京都、奈良等城市住了幾個飯店，其中的高級飯店各方面極爲講究，理所當然，不足爲奇，沒想到在很一般的酒店，以至於很偏遠的一個叫嵐峽館的小小旅社，也都乾淨舒適得令人詫異與激賞，你幾乎找不到一點瑕疵！

當然，也不能說沒有例外。日本也有窮人、流浪漢，他們的生活狀況與生活環境則是另外一番面貌了。我從關西機場乘車去大阪，經過一片乾涸平坦的河灘，竟發現一大堆一大堆垃圾，亂七八糟地散布在不遠的視野之中，就在這髒亂的垃圾場上，還不可思議地建有一些歪七斜八的十分簡易的塑料棚屋。這是我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見到的很不美妙的景象。日本朋友告訴我，此乃窮困潦倒人士的居住之所。大小城市的街頭也時見流浪者，大多髒兮兮的，聽說他們多爲酒鬼，政府有救濟，發給他們的錢卻都用來買酒喝了。

五

東京的銀座與新宿是聲名遠播的繁華街區。既然到東京來，自然要去看一看，尤其是要一睹甚有特色的夜景。銀座果然氣象萬千，名不虛傳，高高矗立的現代建築群被迷麗的霓虹燈勾勒出宏大精緻的輪廓，五光十色的巨幅廣告更是令人目眩，街頭遊人如過江之鯽，車輛則似連綿不絕的長龍。我曾在香港、倫敦等地工作、生活過，我覺得這情景與香港很相似；至於倫敦則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了，英國人生性拘謹保守，倫敦的街頭是很少見到奪目霓虹的，這是民族特性所致，當然不足爲怪了。再去新宿，也是繁華無比，不過，卻是另一番變味的銷金窟的景象。聞名於世的歌舞伎町便位於此處。僅這一片鬧市便雲集了三千多家店舖，而其中多爲色情場所。你只要瞥一眼那些招牌：單間按摩，窺視小屋，裸體表演，脫衣舞劇場，裸體吃茶店，大人玩具……就會讓人周身頓起雞皮疙瘩。這裡人聲嘈雜，樂聲刺耳，紛亂異常。許多店舖的門前，還有忙乎着拉客的，幾乎都是膀大腰粗，其中甚至有黑人，見到我們中國人，三步併作兩步衝到我們面前，伸出大手，粗粗的嗓門吼着生硬的漢語：「歡迎！請進！有發票！」眞讓人哭笑不得，估計他們也就會這幾個中文單詞，一看這情景，我們趕緊離開，免得麻煩。

日本的治安情況問題不少，譬如說性騷擾就比較嚴重，困擾日本社會。一次，我在東京地鐵站等車，無意中發現月台的地面上有一粉紅色的方塊的標識，寫着「女性專用車」，地鐵進站時，對着這標識的那一節車廂的玻璃窗上，也標有相同的幾個字。據朋友介紹，爲了在上下班高峰時，日本女性乘坐地鐵免受性騷擾，東京地鐵公司從二〇〇五年五月九日開通了十列設有女性專用車廂的列車。在這以後，性騷擾的情況改善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六

這些年，中日關係起伏跌宕，時晴時陰，呈現出一種特殊複雜多變的狀態。經過兩國領導人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眼下雙邊關係終於進入一個陽春季節。但是，不可否認，日本國內也還存在一小股逆流。我在東京時，有一次路過一家名爲「旭屋」的書店，裡面售賣一些所謂暢銷書，幾乎都屬時政類。其中有一本書名爲《中國欲吞併日本》，實在是莫名其妙，荒唐之極，不值一駁！還有一本叫《日本也要崛起》，副題《日本是龜，中國是兔》，意思是別看你們中國現在發展很快，但說不定哪天就停下來，我們日本還會遠遠趕在你們前面的。實際上，現在中國經濟實力也並未超過日本呀，作者這樣說無非是對中國當今的快速發展心有戚戚焉。目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正在緩和，日本《呼聲》月刊卻說：馬英九上台推進兩岸關係會給日本帶來「危機」，日本要採取行動牽制台灣向大陸靠攏。

我們在東京那幾天，靖國神社正在搞所謂春祭。我們乘車恰巧路過那裡。這是個在海內外廣爲人知的是非之地，我們決定下車，雖不進去，在大門外瞧瞧，也算有所了解，增加一點見識。靖國神社的門前，是個不小的廣場，豎立着幾根矮粗的石柱，半空中交叉的繩索上掛着許多祭祀的小小旗幡，在初春清冷的微風中飄拂。廣場的右側是一片樹林，稀稀疏疏地長着一些不知其名的樹，好多肥碩的烏鴉在那兒飛上飛下，「咶——咶——」地鳴叫。我們隨便看了看，便離去了。我不由得想起了辛棄疾的名句：「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日關係總歸要世代友好下去，這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願望，猶如滾滾東去的春潮，沛然莫之能禦呵！

日本松島一景 潘思蘊攝

中外雙關語拾趣

匡吉

文化經緯

「雙關語」是指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利用詞的多義或同音的特點，有目的地使語句具有雙重意義，是一種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辭方法。雙關語包括諧音雙關（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情）」）和語意雙關（如「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兩種，它可使語言表達顯得含蓄幽默，或者通過借題發揮，旁敲側擊，從而加深語意，收到由此及彼的效果，給人以深刻印象。法國大文豪雨果因此說：「雙關語是飛舞着的靈魂的產物。」

川劇《秋江》中有這樣一段戲：老艄公問前來搭船的女尼貴姓，妙常故意答道：「姓陳。」艄公聽了連忙讓她住口，因爲船行江中最怕的就是「沉」。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三歲登基，大哭大喊，其父攝政王說：「別哭，別哭！快完了，快完了！」典禮結束，文武百官竊竊私議，認爲此乃不祥之兆，怎麼能說「快完了」呢？袁世凱竊國坐上了龍椅，擔心頭上的大吊燈掉下來砸着他，於是將坐位往後挪了一步，有人認爲此舉預兆着「退位」。

其實，因同音字而造成的雙關語義，古已有之。如六朝的《樂府》民歌「夜夜得蓮（諧憐）子」、「晝夜長懸絲（諧思）」、「藕（諧偶）異心無異」等。宋朝有民謠曰：「打破筒（諧童貫姓），潑了菜（諧蔡京姓），便是人間好世界。」明代皇帝嘉靖被人諷爲「家淨」，崇禎爲「重徵」。四十年代山西有謠諺：「打破鹽（諧閻錫山姓）缽子，搗爛醬（諧蔣介石姓）罐子，百姓才有好日子。」一九七六年流行的《天安門詩選》中有首詩寫道：「江（青）橋（張春橋）搖（姚文元姓）江橋搖，是毀還是燒？」

相傳，明人程敏少時被人稱爲神童，旅京應試，宰相李賢召見他，打算將女兒許他爲偶，於是面試其文思。李宰相指着座上的果品，出上聯：「因荷而得藕。」程敏面對果品中的杏子略加思索而對曰：「有杏不須梅！」宰相大喜，隨即將女兒許配給他。原來，李宰相的上聯是諧「因何而得偶」，程敏的下聯是諧「有幸不須媒」。一問一答，渾然天成，妙趣橫生。

歐洲《荷馬史詩》的《奧德修紀》中有個獨眼巨人，一頓飯要吃掉兩個活人。後來，奧德修巧妙地用了一個自報的姓名，把巨人僅存的一隻眼搞瞎了，他說：「我叫『無人』。」當巨人被灌醉，眼睛被橄欖木捅瞎後，他大聲呼救：「朋友們，『無人』用陰謀而不是用暴力謀殺我。」衆人答道：「你一個人在洞裡，沒有人用暴力對付你，準是天神要懲罰你呀！」雙關語武器之精銳，由此可見一斑。

美國第三十八任總統吉羅德・福特有一次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我是一輛福特，不是林肯。」福特總統在這裡運用的就是雙關語。衆所周知，林肯既是美國一位偉大的總統，又是一種高級的名牌小汽車；而福特則是當時一種普通、廉價而大衆化的汽車。福特總統說的這句話，一是表示謙虛，二是標榜自己是一個受大衆喜歡的總統。顯然，巧妙地使用雙關語，既耐人尋味，又能使生活充滿情趣。